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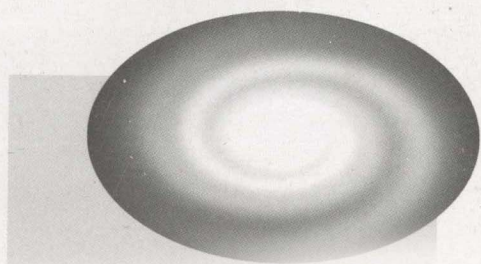
Qianzhongshu
jingdian
sanwenji

钱钟书

经典散文集

Qianzhongshu jingdian sanwenji

钱钟书 经典散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涛
封面设计:顺风

钱钟书经典散文集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14 印张 32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204-04007-2/41G·881

定价:19.80 元

出版说明

钱钟书，字默存，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一九一〇年生，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欧洲研究文学，返国后曾任西南联大，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等教授。

钱钟书这本经典散文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钱先生散文选本。分论人生、书评、论学、书信、序跋、杂说六辑，收入钱先生的散文九十六篇，其中首次收录了钱先生的早期集外作品三十二篇。时间跨度近六十年，体现了钱先生文字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具有阅读、收藏和研究价值。对从《围城》认识钱先生，阅读《谈艺录》、《管锥编》有些距离的读者，可以说是走近学者钱先生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目 录

《写在人生边上》序.....	1
《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2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4
窗	10
论快乐	14
说笑	18
吃饭	21
读伊索寓言	25
谈教训	29
一个偏见	33
释文盲	37
论文人	41
论俗气	44
谈交友	50
一种哲学的纲要	57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60
美的生理学	65

落日颂	71
近代散文钞	78
鬼话连篇	81
为什么人要穿衣	85
休谟的哲学	88
约德的自传	93
大卫休谟	97
旁观者	100
作者五人	105
读《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书后	112
英译千家诗	115
马克思传	116
不够知己	117
白朗：咬文嚼字	119
英国人民	122
游历者的眼睛	12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29
《七缀集》序	139
中国诗与中国画	140
读《拉奥孔》	166
通感	189
林纾的翻译	202
诗可以怨	234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	
及有关二三事	248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	
一篇小说	273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288

与张君晓峰书	303
致储安平	305
致孔凡礼	306
致李西亭	308
致黄裳(二函)	309
致郑朝宗	311
致许渊冲(二函)	312
致胡乔木	314
致“席勒与中国”研讨会	316
致郭晴湖(二函)	317
致孙雄飞	319
致许景渊(二函)	320
致彭祖年	322
致陈漱渝	323
致钱钟韩	324
致黄伊(二函)	325
致范景中	327
致蔡军	328
 重刊《中国诗与中国画》题记	 329
《围城》序	330
《围城》重印前记	331
《围城》日译本序	333
《围城》德译本前言	334
《谈艺录》序	336
《谈艺录》原小引	338
《谈艺录》引言	339
《干校六记》小引	340

《人·兽·鬼》序	342
《也是集》原序	343
《走向世界丛书》序	344
《徐燕谋诗草》序	346
汪荣祖《史传通说》序	348
台湾版《钱著七种》前言	349
模糊的铜镜	350
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	352
 小说琐征	 353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356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补遗	370
论不隔	372
论复古	377
小说识小	383
谈中国诗	397
十五天后能和平吗	406
说“回家”	407
答编者问	411
杂言——关于著作的	412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	414
说李贺《致酒行》“折断门前柳”	420
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	422
附：A Speech by Qian Zhongshu	424
年鉴寄语	426
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	427
《石语》序	428
附：石语	陈衍石遗说 钱钟书默存记 429

《写在人生边上》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 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

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炭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荜生光，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么？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用人来沏壶茶，添些炭。”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

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①,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日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巴贝·独瑞维衣(Barbey d'Aureville)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 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②。将来我若做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吗?”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识见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话么?”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

① 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就写魔鬼因造反,大闹天堂被贬。但丁《地狱篇》第三十四出写魔鬼在冰里受苦。

② 像卡尔松与文旬合作的《魔鬼》(*Garçon & Vinchon: Le Diable*)就搜集许多民间关于魔鬼的传说。

你的朋友么？”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用引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才能招徕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功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①。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什么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辩，歌德说我见多识广^②。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巫灶节》，女巫怪魔鬼形容改变，魔鬼答谓世界文明日新，故亦与之俱进。

^② 《地狱篇》第二十七出魔鬼自言为论理学家。《浮士德》第一部《书斋节》魔鬼自言虽非无所不知，而见闻亦极广博。

愈谦逊^①，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②，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③。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才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他的呢！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炭在他的黑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

① 柯尔律治《魔鬼有所思》、骚赛《魔鬼闲行》二诗皆言魔鬼以谦恭掩饰骄傲。

② 魔鬼跛足，看勒萨日(Lesage)《魔鬼领导观光记》(Le Diable Boiteux)可知。又笛福(Defoe)《魔鬼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第二部第四章可知。

③ 魔鬼常现牛形，《旧约全书·诗篇》第十六篇即谓祀鬼者造牛像而敬事之。后世则谓魔鬼现山羊形，笛福详说之。

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①。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不是？我是该去了，我忘了夜是你们人间世休息的时间。我们今天谈得很畅，我还要跟你解释几句，你说我参预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②，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出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③，从此以后我把诱惑来代替斗争。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天堂，全没有我的份。近代心理学者提倡‘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决不会发生。到了现在，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药味，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我有爱洁的脾气，不愿意捡破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不动声色像无机体，富有效率像机械。就是诗人之类，也很使我失望；他们常说表现灵魂，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更不留一点儿给我。

① 骚赛《末日审判》(Vision of Judgment)长诗自序说拜伦、雪莱皆魔鬼派诗人。

② 马洛(Marlowe)《浮士德4》(Faustus)记浮士德刺臂出血，并载契约全文。

③ 见《失乐园》第二卷。

你说我忙，你怎知道我闲得发慌，我也是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一个失业者，而且我的家庭负担很重，有七百万子孙待我养活^①。当然，应酬还是有的，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今天就是吃了饭来。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火不让你用本领来换饭吃。这是一种苦闷。”

他不说了。他的凄凉布满了空气，减退了火盆的温暖。我正想关于我自己的灵魂有所询问，他忽然站起来，说不再坐了，祝我“晚安”，还说也许有机会再相见。我开门相送。无边际的夜色在静等着他。他走出了门，消溶而吞并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归于大海。

^① 魏阿《魔鬼威灵记》(Johann Weier; *De Praestigis Daemonium*)载小鬼数共计七百四十万五千九百二十六个。